

美 国 历 史 上 最 伟 大 的 女 性 传 记

# 假如给我 三天光明

THE STORY OF MY  
**LIFE**

献给所有困境中人的一份最佳礼物

[美]海伦·凯勒 /著  
李秋兰 /译



halkafe

中国第一部有声插图精装全译本 | 海伦·凯勒自传出版110周年纪念版



# 假如给我 三天光明

## THE STORY OF MY LIFE

献给所有困境中人的一份最佳礼物

[美]海伦·凯勒 ◎著  
李秋兰 ◎译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美]海伦·凯勒 (Keller,H.) 著 ; 李秋兰译 . —武汉 : 武汉出版社 , 2011.10

ISBN 978-7-5430-6313-6

I . ①假… II . ①海… ②李… III . ①凯勒, H. ( 1880 ~ 1968 ) - 自传

IV . ① K837.127=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5863 号

---

##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著 者: [ 美 ] 海伦·凯勒 (Keller,H.)

译 者: 李秋兰

责任编辑: 廖国放

特约编辑: 韩召芳

装帧设计: 含章行文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导言

1880年6月27日，海伦·凯勒诞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城镇。

在她出生后的第19个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猩红热产生的高烧使海伦·凯勒变成了一个集盲、聋、哑于一身的残疾人，同时，心灵之窗的禁锢，也使她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顽女”。1887年，安妮·莎利文老师来到她的身边，用爱心和智慧引导她走出了无尽的黑暗和孤寂。此后，在莎利文老师的教导下，海伦·凯勒学习并掌握了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她的成功被称为“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从1902年4月开始，海伦·凯勒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在一家杂志上连载自传《我生活的故事》。1903年，《我生活的故事》结集出版，并轰动了美国文坛。一个世纪以来，《我生活的故事》被翻译成五十多种文字，传遍了世界每个角落。海伦·凯勒一生共出版专著14部，曾有专家称其“就文学成就来说，与卢梭的《忏悔录》相比毫不逊色”。

海伦·凯勒顽强的毅力鼓舞着全人类的同时，她的爱心也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最初，莎利文老师把她的爱心化作无比的耐心，

使得她越过了盲聋哑学生学习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教会了她爱的意义。凭着这份爱心，她立志要帮助世界上所有像她那样需要帮助的人。在10岁的时候，海伦·凯勒便成功地为一个盲聋儿童募集到了两年的教育费用。她走遍美国和世界各地，为盲人学校募集资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她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并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嘉奖。

1919年，她感人的故事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并由她本人出任主演。每一任美国总统都邀请她到白宫做客，还被誉为全美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之一，荣获过美国总统亲自颁发的“自由奖”，并被誉为美国的高级公民。

1955年，她荣获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受此殊荣的妇女。

1959年，联合国在全球发起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海伦·凯勒”运动，以资助世界各地的盲聋儿童。

1960年，在她80岁生日那天，美国海外盲人基金会颁发了“国际海伦·凯勒奖金”，以奖励那些为盲人公共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1968年6月1日，海伦·凯勒走完了传奇般的一生。

海伦·凯勒的一生为人们树立了与命运拼搏的榜样，尽管命运之神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这位女子却用勤奋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紧紧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多少年来，她的名字已经成为坚忍不拔意志的象征，传奇般的一生成为鼓舞人们战胜厄运的巨大精神力量。

她留给后人的是勇往直前，追求希望。

编 者



## 目录

### 第1章 张开心灵的眼睛

梦魔降临 .....	002
童年小霸王 .....	007
我和妹妹 .....	013
来自波士顿的希望 .....	016
照亮心灵的人 .....	020
拥抱大自然 .....	024
爱是空中的云彩 .....	028
畅游知识的海洋.....	032
圣诞礼物.....	039
世界之始末.....	041
触摸海洋.....	045
美好的山间秋季 .....	048

## 第2章 漫步知识的乐园

阳光穿透了黑暗 .....	054
语言的翅膀 .....	057
《霸王》风波 .....	062
参观世博会 .....	071
拉丁语的乐趣 .....	074
纽约的悲与喜 .....	076
剑桥学校的收获 .....	079
备考大学 .....	084
我的大学 .....	088
文学的乐园 .....	095
多彩的生活 .....	105
可爱的朋友 .....	114

## 第3章 自由的心灵

风华正茂的岁月 .....	122
怀念马克·吐温 .....	137
为盲人而工作 .....	145
我的巡回演讲 .....	152
最珍贵的朋友 .....	155
战乱中的奔波者 .....	165
在好莱坞的日子 .....	173
快乐的剧院生活 .....	181
天堂里的母亲 .....	185
不惑之年的喜悦 .....	191
告别黑暗与寂静 .....	196

## 第4章 春风化雨的人

少小离家	210
快乐的老家	219
讨厌的孩子	223
救济院里的悲哀	232
我要上盲人学校	238
梦想成真	246
法院之行	254
幸福的新家	261
成为家庭教师	269
聪明的小暴君	275
师生间的较量	281
野性的驯服	287
来自水的灵感	293
纸卡上的单词	297
体验生活	301
对海伦的信心	308
照亮残障者的灯塔	311

## 第5章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316
----------	-----

# 第1章

*Open  
the eye of the mind*

## 张开心灵的眼睛



1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塔斯甘比亚镇，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地方。我的父亲名叫亚瑟·凯勒，在南北战争时期，曾担任过南部联军上尉。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比父亲小好几岁，是他的第二任太太。

我沿用了我外祖母的名字叫“海伦”。我的出生给整个家庭带来了莫大的欢喜。但好景总是不常在——在一次高烧，我失去了视觉和听觉，从此陷入了黑暗和沉寂。

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安妮·莎莉文老师，她走进我的世界，像暗夜中的星光，带给了我温暖和光明，照亮了我原本孤寂的心灵……

## 梦魔降临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塔斯甘比亚镇，那是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地方。

我父亲这边的祖先原来一直在瑞典生活，后来移民到美国，在马里兰州定居。我有一位祖先是聋哑教育专家，他创作了许多聋哑教育的著作。这真是一种巧合，谁能料到他会有我这样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后人呢。每当想到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我就情不自禁地感慨：命运实在是个无法预知的东西！

我的祖父来到了这个小镇，开垦了一大片土地，从此，整个家族就在这里安居乐业。塔斯甘比亚镇非常偏远，因此那时候祖父每年都要骑马到1200多公里外的费城采购庄园和家里所需的物品，如种子、农具、肥料和日用品等。在赶赴费城的途中，祖父常常写信给家里告知一路都很好，让

他们不用担心，信中还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旅途中看到的西部风景，以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姑母现在还收藏着他以前的信件，大家经常翻出来，逐字逐句地阅读，就像捧读一本本历险小说一样，看得津津有味。

我的父亲名叫亚瑟·凯勒，在南北战争时期，他曾经担任过南部联军上尉。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比父亲小好几岁，是他再娶的。

在我生病失去视觉和听觉以前，我们居住的房子很小，就只有一间正方形的大房子和一所仆人住的小房子。那时候，南方人家都习惯在房宅旁边另外修盖一间屋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南北战争以后，父亲也在地基旁边加建了一间屋子，他和我母亲婚后就住在那里。这个小宅子四周爬满了枝繁叶茂的葡萄藤、爬藤蔷薇和金银花，从园子里看过去，小屋宛如一座树枝和绿叶搭就的凉亭。黄蔷薇和茯苓花的花丛掩盖了整个小阳台，蜂鸟和蜜蜂就在这个快乐天堂里轻快地飞舞。

离蔷薇凉亭几步之远的地方就是祖父母的老宅。我们房子的四周生长着茂密的树木，篱笆上爬满了葱郁的英国常青藤，邻居们非常喜欢我们的家，为它取了个诗意的名字——绿色家园。虽然这座花园样式很旧，但我非常喜欢，在这里留下了我最美妙的童年记忆。

我的家庭教师——莎莉文小姐没有来到我的身边时，我常常一个人沿着路边坚硬刺人的方形黄杨木篱笆，缓缓地走到庭园里。我的嗅觉很灵敏，在它的引导下，我很快就能找到那些刚刚绽放的紫罗兰和百合花，那清新的香气扑鼻而来，顿觉神清气爽。有时，我心情不好，就会大发脾气。这个时候，我也喜欢来这里寻求安慰。我把炙热的脸颊藏匿在凉气袭人的绿叶和草丛之中，烦躁难耐的心情自然而然就会冷静下来。

每当我来到这个“绿色家园”时，就会有心旷神怡的感觉。我禁不住

伸出手去摸来摸去，有时触摸到一根枝条，根据花瓣和叶子的形状，我就知道那是荫庇着凉亭的藤蔓。这里有悠闲地匍匐在地上的卷须藤，有羞涩地低垂着的芬芳的茉莉，还有罕见的蝴蝶荷。这种花异常美丽，富有灵气，因为它的花瓣凋落时和蝴蝶翩飞的翅膀有几分相似，所以名叫蝴蝶荷，而且还散发出丝丝甜蜜的芬芳。不过，我认为最美丽的还是那些蔷薇花，南方家里的这种爬藤蔷薇在北方的花房里很少见。它们一长串一长串地倒挂在阳台上，四处攀爬，空气中弥漫着它的芳香，掩盖了尘土的气息。清晨的蔷薇尤其让人陶醉，上面沾着亮闪闪的露珠儿，摸上去柔润而滑腻。我常常想，上帝御花园里的日光兰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致呢？比起这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我的出生和一般孩子一样，简单而平凡。我是家里诞生的第一个小生命，和其他家庭一样，家人既紧张又欣喜。我呱呱坠地，睁开了双眼，全家人的目光都投射到了我的身上。一会儿，大家开始搜肠刮肚地给我取名字，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他们吵吵嚷嚷，都觉得自己想出来的名字最合适我这个中心人物。父亲希望以“米德尔·坎培儿”做我的名字，因为那是他最尊敬的一个祖先。而母亲认为应该用外祖母少女时代的名字“海伦·阿尔弗雷德”做我的名字。后来，父亲就不再发表意见了，大家经过一番讨论，决定依照母亲的意思，用外祖母的名字。

结束了取名字的分歧之后，大家手忙脚乱地带我去教堂接受洗礼。也许是父亲过于紧张和兴奋，或许是本来就不想用那个名字，总之，在前往教堂的途中，他怎么也想不起我的名字。当牧师问他孩子的名字时，父亲这才想起要用外祖母的名字，于是，脱口而出“海伦·亚当斯”。可是这个名字是外祖母婚后用的，而不是她少女时代的名字。后来，我的名字也

没有纠正过来，就一直沿用“海伦·亚当斯”。

后来，家里人讲起我小时候的事情，都说我很小就显露出好学、自信又倔强的个性。最可爱的是对什么事都很好奇，常常模仿大人的行为举止。等我长到6个月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奶声奶气地说“你好”了。还没满周岁我就能清晰地发出“茶！茶！茶！”的声音，家人听得明明白白，觉得非常奇怪。我成了盲哑人之后，虽然我忘掉了以前学的单词和发音，但我仍然记得几个月大的时候学会的那个单词——水。就是在我完全丧失说话能力之后，我还能模模糊糊地发出“水”的音来。后来，老师教我用拼写表达自己的意思后，我就再也没有用这个音来表示“水”了。

母亲回忆说，我刚满周岁时就会走路了。有一次，母亲给我洗完澡，把我从浴盆中抱出来放在膝盖上。外面树枝的影子在光滑的地板上轻轻闪烁，这些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从母亲的膝上溜下来，迈开蹒跚的步子，奔过去踩踏那些影子。等那一股冲劲耗尽了，我就跌倒在地上，母亲回过神才把我抱起来。

虽然我享有光明和听觉的时间不多，但是美好的大自然依然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春光短暂，百鸟啁啾，莺歌燕舞；夏天，丰满的果子和美丽的蔷薇花在枝头招摇；深秋来临，草黄叶红，满园飘香。只是这三个美好的季节来去太过匆匆，在我活泼好动、咿呀学语的年幼时期一晃就过去了。

也许好景总是不常在，幸福美好的时光总是容易转瞬即逝。一个本应是百花争艳、知更鸟和百灵鸟放开婉转歌喉的春天，却在一场高烧的病痛中遁入了黑暗和沉寂。第二年阴郁的2月，我没有任何前兆地发高烧，久久没有消退。医生们诊断是急性胃充血和脑充血，他们竭尽全力挽救，最

后还是对我的家人表示爱莫能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清晨，我突然退烧了，这高烧发得奇特，退得也奇特。全家人都为我的死里逃生欣喜若狂，感天谢地。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因为这一场高烧，我从此失去了视觉和听觉，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听不见声响。我被残酷地放逐到一个混沌无知的世界，像婴儿一样蒙昧地生活，而对这些，家人却全然不知，甚至连医生也没有预料到。

现在，我还能回忆起病中的一些情景，对母亲的印象尤其深刻。她在我高烧不退、昏昏沉沉的时候，轻柔地抚慰我，耐心地哄劝我，鼓励我勇敢地接受治疗，这些减轻了我的痛苦和烦躁。我还记得那可亲可爱的阳光，当我从痛苦和迷乱中醒来时，只感觉眼睛灼热疼痛，阳光投射进来，刺得眼睛生疼，我翻身面向墙壁，蜷伏在床角。接下来的日子，我的视力日益下降，阳光日益暗淡，再后来就只剩下一团模糊的光影。

一天，我睁开双眼，眼前一片漆黑，耳边一片静寂，我就像跌入了噩梦的深渊，不知道怎么回事，恐惧袭遍全身，我想叫，却怎么也叫不出。那种悲痛和恐惧我永远难以忘怀，也不知道如何形容。

失去了视觉和听觉后，我逐渐对寂静和黑暗习以为常，以往的事也渐渐没有什么印象了，只是觉得我的世界充满了黑暗和冷清。直到她，我的老师——莎莉文小姐来了，我心中的负担才卸下了许多，是她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点燃了我心灵的烛火，照亮了我寂静黑暗的世界。

我的一生只拥有19个月的光明和声音，但那美丽的“绿色家园”、蔚蓝的天空、翠绿的小草、茂密的树木和妩媚的花朵，这些零零碎碎的景色却一直停驻在我的心房，装点着我黑暗沉寂的岁月。

## 童年小霸王

我似乎很难回想起病愈以后的事，在模模糊糊的记忆中，母亲常常把我抱放在她的膝盖上，她忙里忙外地操持家务，我就紧紧拉着她的衣襟，跟着她到处走。

渐渐地，我用手摸索各种各样的东西，推断它们的用途。我还留心揣摩别人的各种动作和表情，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将会发生什么。不久，我想和别人打交道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我寻找着表达自己意思的途径和方法。我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我要表示否定，就摇头；要表示同意就点头；我需要别人到我身边来的时候就把别人往我这边拉；希望别人离开的时候就把别人往一边推；肚子饿了，想吃面包，就做切面包和涂奶油的动作；要是想吃冰激凌，我就做打开冰箱的手势，并缩着脖子故意发抖，表示冷的感觉。

为了让我明白她要表示的事物和意思，母亲竭尽所能做出各种动作。我总是能和她心灵相通，很快就能知道她要我帮她拿什么东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母亲奉献给我的慈爱给我黑暗的世界带来了一点光明，她的智慧让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

我逐渐明白了生活中的许多事情。5岁的时候，我自动把洗好的衣裳分类，还能挑选出我自己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并且放到衣柜里。我还能通过母亲和姑母的装扮猜测她们会到哪里去，如果是我喜欢的地方，我就央求她们带上我。有亲朋好友拜访时，我也很乐意去接待客人，对他们表示欢迎，客人要走了，我知道送他们，向他们挥手，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这种手势表示的意义。

有一次，我事先知道了有几位重要的先生要来拜访，因此，我特别留心大门的启闭。感觉到他们到来以后，我就匆匆跑到楼上母亲的房间，和她平时一样端坐在镜子前梳妆。我摸索着往头上抹发油，在脸上擦脂粉，随后用发夹把面纱固定在头上，轻轻覆盖着脸，让面纱垂下来一直搭到肩上，尔后，我又找了一件自以为是最漂亮的见客衣裳，并在腰里系上一条很大的腰撑，这样打扮一番后，就下楼帮着接待客人，可以想象这样有多么滑稽。

在莎莉文老师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母亲和别人表示自己的意思时，都是用嘴巴说，可是他们在和我交流的时候，却只用手比画。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之后，别人说话时，我就站在中间来回触摸他们的嘴唇，但是这并不能消除我心中的疑惑，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于是，我疯狂地打手势，试着像别人一样嚅动嘴唇，心想也许这样可以和他们一样交流，可是他们对我

的举动百思不得其解。我大失所望，一会儿就怒气冲冲地叫嚷，直到自己声嘶力竭、筋疲力尽才罢休。

尽管我知道乱发脾气是不对的，但我还是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大动肝火。每一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都无法控制自己。保姆艾拉是最遭殃的一个，我常常把她踢得青一块紫一块，虽然事后我对她心怀愧疚，但没有哪一次是因为后悔自己乖戾的脾气而在行动上真正有所改变。当事情不尽如我意的时候，我的理智就不管用了，又是故态复萌、一阵疯狂的踢打。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还好有厨师的女儿玛莎·华盛顿和老猎狗贝尔陪伴我，和她(它)们朝夕相伴的快乐让我黑暗的童年有了许多鲜亮的色彩。

和玛莎在一起，我觉得很轻松，她很容易就明白我的手势，我喜欢对她颐指气使，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我身体结实茁壮，喜欢争强好胜，而且不顾后果，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拳脚相加。大概慑于我的暴虐，她不敢顶撞我，可能认为与其跟我打架，还不如识时务地听我指挥。只要是我命令的事情，她都能利索地完成，这一点我尤其满意。我跟玛莎经常待在厨房，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我们整天待在那儿揉面团、磨咖啡、做冰激凌、蒸蛋糕，有时也为了点心的多少你抢我夺。

我喜欢喂火鸡，它们不但不怕人，有时还跳到我手上吃食，我伸手抚摸它们时，它们也很温顺。有一天，我手中拿着一块番茄，一只大火鸡竟把它叼走了，一溜烟地就跑了。受火鸡的启发，我和玛莎把厨师刚烤好的一块蛋糕偷走了，跑到远处的柴堆里吃得一干二净。不知道是东西不干净，还是上帝对两个调皮孩子的惩罚，我们的肚子特别难受，哇哇地吐了一地，当时还在想，那火鸡可能也和我们一样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珍珠鸡经常把巢筑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知道这个规律后，我就经常到深